

元朝张雨《独游龙井方圆庵行书诗卷》手迹发现 胡则位列“五贤二开士”为后人敬仰

□胡松楠



胡则塑像

叶成超兄总是时不时地给人以惊喜。不久前的某日,他又突然电告我,问我 要不要做点功德。做功德 似已成为我俩间的暗语,就是让我 出劳力的意思。我知道他肯定又发现什么 新大陆了,就毫不含糊地回答:当然做啊!你开口了,不做也不行啊!

他的喜形于色是必然的。只见他激动地拿出一本 2014 年第 8 期《中国书法》杂志,不无得意地让我看了一下封面后,便欣欣地翻到第 70 页,让我看一幅张雨的书法作品。这幅作品的名称叫《独游龙井方圆庵僧照请阅宋五贤二开士象》,刚才先让我看的封面是这幅作品的局部放大。

最后成超兄才郑重点题:这是一幅可以与赵孟頫比肩的国家级艺术珍品,是迄今为止发现颂扬胡公的最早的书法真迹,现为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所珍藏。

胡公等人离世不久被 请 入方圆庵

张雨(1283年-1350年),很陌生。不只张雨,对我来说,无论历史、当代,书画界的大加名作都陌生。成超兄却很熟悉,开口就如数家珍。他告诉我,张雨是元朝著名的诗文学家、词曲家、书画家,杭州人,年少时就有隐逸之志,二十岁出游,遍历天台、括苍等,后去茅山当了道士,旋又到杭州开元宫驻观,道号贞居子。进过京,入驻过崇真万寿宫,当时的京都名流如杨载、虞集、赵孟頫、黄溍等都与他争相往还。倪瓒称赞他诗、文、字、画皆为本朝道品第一。朝廷欲官之,坚辞不仕,仍归茅山,自号句曲外史。张雨书法师事过赵孟頫,后又学怀素、张旭,小楷一流,似在赵孟頫之上。张雨存世的书迹有《山居即事诗帖》《登南峰卷》等,书艺极高,对其评价也极高。嘉德 2011 秋拍会上,他有两幅作品,一幅以 1495 万元、一幅以 1800 万元的高价被人收藏。这幅《独游龙井方圆庵行书诗卷》是他晚年代表作。

我仔细一看这幅书法大作,立刻两眼放亮,这不是有我们侍郎金华胡 即永康胡公的 宋五贤二开士 么!前不久发行的《永康历代诗词选》中就有这首诗。据成超兄说,他在杭州的一次书画活动中,无意中听一位永康籍美院研究生胡雷鸣提到这幅作品,而胡雷鸣呢,也是在美院一次听某教授的闲聊中,无意中听到这幅作品。两位都是说者无意而听者有心,立即被这消息吸引。胡雷鸣记念在心,成超兄则马上付诸行动。因为成超兄对张雨的这首 胡公诗 早已关注,并且一直关注,而对有书迹留存则未曾想到,天下竟有如此美事!成超兄对乡邦文化的热情和用心,是朋友圈内人人皆知的。记得六年前他就曾千辛万苦地 寻检 到了一幅乡贤胡长儒的书法手迹(2010年4月7日《永康日报》曾报道),不还胡长儒一位书法大家的历史真面目,还为《永康历代书画集》增添了不少成色。这次突然闻说有张雨真迹,哪能放过?于是,惊喜之余,他紧追不舍,终于与张雨来了个 无意 而 有心的邂逅。这一份用心,几乎让人忍不住又要给他来个真心的 点赞。

张雨的这首诗说到了 五贤二开士 七个人:大苏公 苏轼(字子瞻,号东坡),清献 赵抃(字阅道,号知非子),侍郎金华胡 胡则(字子正),颖滨 苏辙(字子由,号颖滨遗老),淮海 秦观(字少游,号淮海) 释参寥子和释辩才。原来我听说过杭州老龙井寿圣院有三贤祠,是南宋时供奉苏东坡、辩才和赵抃的,供奉 五贤二开士 是明代才开始的事。寿圣院,是辩才大和尚的养老院,据说由吴越王的报国看经院修葺改名而成,苏东坡为之题写院额。赵抃归养杭州后,也到寿圣院与辩才一起养老。照此说法,以苏东坡、辩才、赵抃为 三贤供奉,很有道理。但张雨在这儿的落款分明是元朝 至正二年冬季十月十六日。这说明,五贤二开士 决不会是明代才开始供奉的,而应该在方圆庵一直被后人瞻仰顶礼着。张雨在诗中说的 空山一室内,举目皆龙鸾。 去之三百载,归路何漫漫(从胡则他们到张雨,大体就是三百年),也说明 五贤二开士 在张雨之前的三百年间,一直在 空山一室内 悠悠然地住着。也就是说,五贤二开士象 是胡公等人离世不久就被 请 入方圆庵的。这一点确证,应该是张雨这首诗和这件书法作品大作,除了诗作和书作本身价值之外对研究 五贤二开士 的最大贡献。

胡则在 五贤二开士 中最为年长

五贤二开士 中,除 侍郎金华胡 胡则应是永康人熟悉的胡公外,其他六人,第一个 堂堂大苏公 苏东坡 大家都应知名。他的诗、文、书、画、赋,几乎样样都被称古今冠绝:文有三苏 苏洵、苏轼、苏辙父子;唐宋八大家,他与老爸乃弟就占了三席,并与欧阳修并称 欧苏;诗与黄庭坚并称 苏黄 或与陆游并称 苏陆;词与辛弃疾并称 苏辛;书法与黄庭坚、米芾、蔡襄并称 北宋苏、黄、米、蔡四大家,他的赋独冠一时,可以说,前无古人,后无来者,他的画开湖州画派,与表兄文同并称 苏文,等等。他两度为官杭州,政声显赫,至今仍游人如织的 苏堤春晓,便是他留给杭州西湖的无人可与匹美的清词丽句。

苏辙是苏轼胞弟,小苏东坡两岁,也是诗文大家,善书能画,犹擅史论、政论,唐宋八大家之一。他的官比乃兄大,当过宰相。他虽未在杭州有过任职,但因苏东坡的关系,与辩才、参寥、赵抃、秦观等都过从甚密,因而也与杭州关系密切。秦观小苏轼 12 岁,词宗一代,与黄庭坚、晁补之、张耒并称 苏门四学士,苏东坡称赞其有 屈、宋之才,是宋代最杰出的词人之一,被认为李煜后 婉约派 第一词家。他出任过杭州通判,时间虽不长,但除了诗名,也有政名。

参寥子小苏东坡七岁,是苏东坡在诗文中提到最多的僧人。参寥子俗姓何,是著名诗僧。有次经临平写了首诗:风蒲猎猎弄轻柔,欲立蜻蜓不自由。五月临平山下路,藕花无数

满汀洲。苏轼到杭州上任路过见之,大为称赏,随即到西湖寻访,一见如故。苏东坡因 乌台诗案 坐了 4 个月牢被谪黄州后,参寥子不远千里去黄州看望,并在黄州一住一年多,以事陪伴。后苏东坡谪居海南,他还要陪去,被苏东坡竭力劝阻。

清献 赵抃是大名鼎鼎的一代能官廉吏,衢州人,曾任殿中侍御史,人称 铁面御史,权豪佞墨无不惧之。赵抃知越州时,曾大力教荒,也有与胡则相类似的被百姓感恩戴德的 造福一方 政绩。赵抃也有诗名,能作散曲。他与辩才年龄相仿,比苏东坡要大近三十岁。他也出知过杭州,与辩才交往甚深。他与辩才俩同苏东坡、苏辙、秦观、参寥子,可以说是 忘年交。

辩才比苏东坡年长 26 岁。据说,苏东坡是在杭州任通判时初识辩才的。当时辩才为上天竺寺住持,苏东坡经常去拜访他,走的是狮子峰与上天竺间的 梯子岭。由此之故,辩才梯子岭 后来被改名为 苏子岭。苏东坡再度出知杭州时,辩才已归养老龙井寿圣院。苏东坡经常前去拜访、陪侍,近乎半师半友。辩才送客有个规矩,沿凤童岭下来不过虎溪,对苏东坡也无例外。但有一次他与苏东坡边走边谈,谈得过于投机,竟把规矩忘了,待左右惊呼 已过虎溪 时,已然过了虎溪多步。辩才一看,大笑三声,随吟杜诗两句,说 与子成二老,来往亦风流,哈哈而别。这 虎溪三笑,也就成了苏、辩两人交往的一段佳话。

赵抃、苏轼、苏辙、秦观,政治上,都与 新党 变法有抵触,赵抃激烈,因此被贬,情理之中。但苏东坡因政见不同而主动要求外放,后来且已看透 党争,同情 新党,结果却是 两头不讨好,致出 乌台诗案,不但坐了牢,还差点儿被杀头,实在有点冤枉。而且,辩才、苏辙、秦观、参寥子都为此受了牵连。辩才曾因此被迫离开杭州上天竺寺,参寥子被多次责令 还俗,最后甚至被逐出僧籍,默默地离开人世,苏辙被几经贬谪后最后退隐许州,自号 颖滨遗老,终老 颖滨,而秦观被连贬连放后,最后竟比苏东坡还早一年客死在被谪途中。

五贤二开士 中,胡则最为年长。他去世的时候,苏东坡才两岁,赵抃和辩才,一个 31 岁,一个 28 岁。因此,张雨在茅山出的《诗集》中,序齿 把 侍郎金华胡 排第一位,也十分合情合理。

胡则对儒学的道脉传承意义非凡

从年龄上看,胡则除了与辩才、赵抃有可能交集外,与苏轼、苏辙、秦观、参寥子都不可能直接交往。但是,因为他们都是北宋名臣、名士,都与杭州有不解之缘,都在当地老百姓心目中享有崇高地位,所以,也就有了 五贤二开士 一起分享 香火供奉 的殊荣。胡则是北宋时期的著名政治家,历仕太宗、仁宗、真宗三朝,十握州符,六持使节,以清正廉洁、勤政为民著称于时,政绩卓然,政名远播,在当朝就得到许多赞颂,同时也受到许多攻讦。但正如范仲淹所说,出处三朝,始终一

德,胡则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和声望始终不变。他曾两知杭州。在杭州任上,他不像苏东坡那样有 苏堤 等政绩可稽,但在杭州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却极为高大而独特。比如《咸淳临安志》记载,胡则 守杭 时 有惠政,独无潮患。何谓 独无潮患?就是经常受江湖侵害之苦的杭州城,唯有胡则 守杭 时安然无恙。《梦梁录》更 神秘,曰:神,姓胡名则,婺之永康人,两曾尹杭,有惠政,在郡无江湖之患。据说,胡则母亲是在梦见吴越王钱镠之后而胡则的,而恰恰是 钱王射潮 消弭了杭城的江湖之患。其实在 独 神 二字后面,可以想见胡则的 有惠政,包含着多少别人所不曾有或未曾有的 造福 当地百姓的努力和艰辛。很简单的推理,胡则不脚踏实地地为当地老百姓做事,包括加固海塘、整改防潮措施等等,怎么可能就他 守杭 时,便如有神助一般 独无潮患 呢?

其实,胡则对婺州、杭州乃至有宋一代,更大的功绩,好像还不是他的 造福一方 的实干,而在于他对 国之根基 儒学的道脉传承。他是北宋 婺州登进士 第一人。而当时的情况是,钱氏为国百年,吴越间儒风几息,而恰恰是胡则,据说他还是在学做过手艺之后,毅然 购经史,属文辞,把被吴越王丢掉 几息 的正统国学重新捡拾起来。他十年寒窗,刻苦用功,一举 金榜名传四海,知 太平时合称男儿。胡则的这一 中举,意义非凡,对当时的婺州、两浙学风的形成,起到了典范作用。难怪范仲淹把胡则视为吴越 接续儒风 之人,吴遵、陈宗仁等人也都把胡则视作 婺州一带儒风得以荣昌的关键人物。而胡则对振兴儒道也确实一直念兹在兹。他再知杭州的时候,首先考虑的大事,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进入国学殿堂,振兴国学教育。他请范仲淹代写的奏折《奏乞余杭州学名额表》,所关注关心的,就是这一教育大事。

作为衢州人的赵抃,对胡则的 金榜名传四海,还在他幼蒙阶段,心目中就应该已有鲜明而深刻的印象。胡则奏免衢、婺两州身丁钱的时候,赵抃 28 岁,过两年进士及第,胡则为官一任,造福一方 的为政之德,对他不可能没有直接影响。赵抃知越州时敢于賑荒安民,其仿效胡则之作为,显然有泥爪可寻。

胡则与慈云把茶树从上天竺移植老龙井

胡则晚年退隐杭州,与上天竺寺住持慈云法师过从甚密。慈云是辩才的师父。辩才师从慈云法师的时候,正是胡则归养老龙井的时候。慈云法师几乎天天来老龙井陪伴胡则,与胡则喝茶聊天。据说,上天竺晋朝时就已有茶树栽培,唐朝陆羽的《茶经》已有明确记载。为了喝茶方便,胡则与慈云居然把茶树从上天竺移植到老龙井来。于是,从唱诗喝茶,到唱诗种茶,再到唱诗喝茶,成了慈云与胡则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。这一切,作为慈云弟子的辩才,当然亲历亲睹,并参与其中。辩才那时刚二十出头。胡则与慈云法师的交往及人生态度,对辩才的影响应也很深蒂固。后来辩才也归养老老

井,并与赵抃一起,也学胡则与慈云 一个高僧,一个清官 唱诗喝茶或唱诗种茶,其中有道脉可寻。他们的活动,一起成了西湖老龙井的千年佳话。赵抃有诗云 龙茶,可能是迄今为止 最早提到与 龙井茶 直接有关的字眼。

胡则活着的时候,就有不少地方特别在浙东一带,为其建生祠膜拜、供奉。他在老龙井养老,死后诏葬老龙井,并由朝廷赐地 51 亩葬祭和建胡公庙。这一切,辩才和赵抃,一个身临其境,一个心素有所归,印象之深刻毫无疑问。那么,当他俩后来与苏东坡、秦观、苏辙、参寥子交往,地点又主要在上天竺寺和老龙井,触景而言,睹物而忆,时不时谈论 侍郎金华胡,也就顺理成章了。也就是说,就像胡则在范仲淹心目中的地位极为崇高一样,他在苏轼、苏辙、秦观他们心目中的地位,也应该十分高大。五贤二开士 在精神层面上,应该十分接近甚至近乎一体。

辩才归养的寿圣院,据说由原吴越王钱弘俶的报国看经院改称而成。钱弘俶是吴越国的最后一位国君。赵匡胤陈桥兵变,黄袍加身。钱弘俶出兵策应统一江南,又献所据两浙十三州归宋,赵匡胤十分赞赏,授他为天下兵马大元帅,后来宋太宗封他为吴越王。他的报国看经院在老龙井,老龙井的其他建筑应该不多。胡则在老龙井与慈云法师的同乐之所,很可能就是钱王的看经院。后来据胡则稍晚一点的杨次公居士记载,辩才归养的寿圣院,就是由报国看经院改称的。因为当时的报国看经院已然破败,辩才归养后,在善信们的帮助下,除了修整看经院外,还扩建了好几个亭、阁、台、庵之类。据说,后来寿圣院又被改称为广福院、衍庆院等等。那么,胡则与慈云唱诗种茶的处所,与辩才、赵抃、苏辙、秦观、参寥、苏辙他们吟诗唱和、喝茶抚琴的地方,应该就是同一个场所。张雨诗中的 方圆庵,可能就是原来的寿圣院,或者是修整寿圣院时扩建的某个部分。

贤者,德高才俊之谓也。见贤而思齐,是对贤的无上颂赞。开士,菩萨之别名,也就是既能自觉,又能觉他,既能开悟自身,又能开悟他人,的大德高僧。胡则以其德才之高,位于受历代善众顶礼的 五贤二开士 之列,毫无疑问值得肯定和称颂。死后千年,他不但被历朝历代 加封 并神化为 胡公大帝,而且至今德名不衰,各胡公庙的香火仍极旺盛,也说明胡则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崇高形象,并没有随世事流水而有所削减。令人惊喜的是,不久前,胡则家训竟然上了中纪委网站头条,证明了 正面的 胡则 不会在历史长河中变得黯淡。

感谢张雨的这首诗!侍郎金华胡,高插侍中冠。眉间可容掌,手版出中单,活脱脱一个气宇轩昂的胡公形象。当然,也感谢成超兄 无意 但其实是 有心的邂逅,让我既兴奋又无奈地花了不少时间,去梳理了一下 五贤二开士,又重新瞻仰、膜拜了一回我们永康的先哲乡贤,并心甘情愿为之做了一点 功德。



张雨画像

独游龙井方圆庵僧照 请阅宋五贤二开士像

张雨(元)

独寻招提游,果得世外欢。昔贤所栖集,画像藏屋端。山僧启锁钥,不待啜茗干。修广各异制,精采俱生完。堂堂大苏公,英气邈难干。筑枝紫道服,天风吹袖宽。清献薄须眉,呈露铁肺肝。尚余所施物,拳石如卧蹒。侍郎金华胡,高插侍中冠。眉间可容掌,手版出中单。颖滨与淮海,秋色亚曾峦。参寥细缁衣,颜齿茁芽萑。最后辩才师,文榻高座安。空山一室内,举目皆龙鸾。再拜倾壶壑,喜极重悲酸。去之三百载,归路何漫漫。斯人为列星,下视虫沙繁。宁不念学子,道术救凋残。抵舍亟模貌,微哉难控持。梦中尚未遇,展诗时一观。

旌德大年上人偕越之天镜师踏雪过无味斋,既暮,诵余近作,俾书之。龙井僧照者未及写与,乃为大年破天荒云昏谬之。

